

人物志



才之生也應乎地有崑嶽則峙秀者多有停淵則涵清者衆至若平原豐壤必顯之爲碩德通人斯固大較然耶然則氣化常新卽聖哲代出而古來生才之地多盛於一時不百年而寂若無聞焉抑又何也夫才未嘗以古今異也而揆其所自見厥亦有故彼扶王運而徐沛連裾翻儷景而南陽接軌乘於時也鐸旣振而鄒魯儒興道方來而閩學盛成於教也非然者雖其誕粹毓英菁華未竭而功非交濟道不獨伸蓋有瑰奇跼蹐詭於所趨否則湮鬱而

連江縣志

卷之七

人物

一

不彰已耳此古之人所以翹想風雲之會願依日月之光也願如是則連將無才已乎邑在海隅去中州地以數千里計興王之作附景追塵勢非所逮運可乘乎孔孟旣遙卽楊氏倡學東南亦徒挹緒言非有面命耳提之素其爲教亦僅矣才於何有曰凡所謂可乘之時與能爲教者不皆如所云云也昔周業西興而南國且免之夫皆有足用非時爲之耶黨有庠家有塾卽中田髦士莫不可蒸非教爲之耶連自唐宋以來亦嘗際熙朝值景運方其崇道右文風行於海宇則蒸然而起矣一振於常觀察之移風再

奮於朱紫陽之過化老師宿儒間能尋繹舊聞牖迪後秀
誦絃得以家相習也是以聲華顯晦視平時之汗隆文事
盛衰隨乎教之修廢而代必有時時必有教則才之在古
今孰從而升降之哉故扶輿儲美得所藉以彰通長弘潤
從容於事會之間修直清詳偃息於淡恬之域公卿斯稱
偉器布素亦著姱修溯建治迄今猶多可述夫山川如新
氣化匪息前徽未沫來軫方適若茲所列非卓然爲繼起
者之師所謂先民有作者歟

先憲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二

宋李餘慶字昌宗皇祐己丑舉諸科爲國子監博士出判
秀州境內多鹽盜作華亭二監俾業鹽者歲入常緡以杜
私販又爲石隄自平雲至吳江以捍水患民皆利之後遷
知常州

李撰字子約熙寧癸丑進士授彭澤令時括民田轉運使
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爲功撰持不可抱牘抗論且請
就劾并所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從之適王安禮爲郡刺
史使者以狀告欲構撰罪安禮曰以縣官敢抗部使者此
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吏就使者草疏薦之元祐三年朝

議遣使修小吳河撰作賦三篇言河不可復遷知莫保二
州官終朝奉大夫卒贈少卿生平著述甚富子六長彌綸
知台州次彌遜戶部侍郎彌大戶部尚書彌中上舍優等
彌正吏部郎中少彌性皆寓吳獨彌遜解官後歸隱於連
李彌遜字似之撰之子也登大觀進士累官起居郎政和
間上封事切直貶廬山令丐祠宣和末起知冀州時河朔
有警募勇士修城堞決河塹邀擊大挫之兀朮北還戒勿
犯其城靖康元年建康牙校周德執其帥宇文粹中據城
叛彌遜時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諭降誅首惡五十人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撫其餘黨郡遂安高宗素聞其名復以爲起居郎彌遜自
徽宗時以言獲譴二十餘年再居是職每上前言事抗論
猶昔天子虛已納焉遷中書舍人條六事上之曰固藩維
以禦外侮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
食收民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
料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時方孔艱六飛雷動百
司豫嚴宜以宗社爲心其內倖細故不宜更勤聖慮帝嘉
納之尋試戶部侍郎會秦檜再相專主和議金使者至檜
勸帝屈已稱臣盡逐異議者樞密院編修胡銓校書郎范

如金禮部侍郎曾開相繼竄斥彌遜請對力言不可屈已
事仇且何以作天下忠武之氣帝下其疏廷議羣臣率阿
檜意不敢違彌遜又力爭檜邀之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
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受國恩深何敢見利忘
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以報相公
檜默然次日再上疏言愈切檜雖不從然以彌遜故館金
使頗殺其禮云彌遜言旣不用累乞補外九年春以徽猷
閣學士知端州改漳州歸隱於連徜徉山水自號筠溪居
士家居十餘年終身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士論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四

重之朝廷思其忠節復敷文閣侍制卒諡忠肅

論和議劄子云臣昨

對日面奉玉音訓諭金人許歸梓宮還母后兄弟宗族事臣不勝感歡欣幸之至數日以來竊聞朝廷計議未定兼使人之說多不可從臣以所聞反覆思之有不可先事以致屈者願爲陛下陳之仰惟陛下聖孝之至不顧萬乘之尊求和於外而金人止以畫地講和爲辭初不及父母兄弟宗族也是豈可以先事而致屈耶金人狂悖吞噬欲盜混一之名故以陛下之所欲邀陛下今信其空言遽從其請彼旣得所欲則尚復何求而以土地宗族歸陛下耶是以爲國者也陛下欲爲親而屈使梓宮母后還猶有口實以慰國人今事未一得而坐失四海之心不可不慮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臣所陳三事於今日和議利害甚明甚切倘陛下篤於親愛盡排羣議內懷欲速之心外示自弱之狀以爲必先事致屈而後和議可成臣恐啓敵人窺伺之意別生無厭事愈難從反害和議也願陛下厚禮使人館之闕下先遣謝使致所以謝之之禮因令致書道達

吾國人之衆情未孚強以難從慮或生釁白害兩國之歡
請致梓宮母后兄弟宗族於近以爲可迎然後議所以禮
之則不失敵人之情而陛下之欲可得也臣自草萊累彼
親擢沐天地之恩異於夷等早夜思所以報陛下者惟
盡忠而已苟或緘默顧避而不言致陛下墮敵人之計失
國人之心以貽後患則臣之罪不容誅矣故敢以狂愚上
竇睿聽伏望陛下少寬萬死察其拳拳之忠而採擇焉
荅和議奏云准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樞密院劄子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
在遠陵寢宮闕久稽信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西北軍民
十餘年間未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
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各限一日進入右劄付臣准此臣
於今日月四日陛對嘗具奏陳金人遣使請和事當緩而圖
之謀以致之必於有成至於先事致屈有大不可者伏蒙
陛下聽納以爲當然茲承溫語明諭聖意至於屈已就和
臣仰陛下孝慈哀痛有不得已者不知涕泗之下也陛下
欲還梓宮迎母后修陵寢宗廟之奉復兄弟宗族之懷以
與軍民休息之期誠臣子之深願天下之至望也然敵國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之情未易窺測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
得應之非其道則雖屈而從之求吾所欲未必可得而後
日之患不可不慮也金人之擾中國十有餘年殘我民人
毀我城邑莫知窮極而一旦欲舉土地宗族與我是大可
疑也謂其衆離勢分爲款我之計則彼既弱矣尚何自屈
之有哉謂其幣重言甘爲誘我之策則屈已從之是墮其
計也或云來使之辭以爲金主厭兵欲施大恩以釋前日
之怨狠子野心萬無是理設或有之但當復我土地歸我
宗族休兵息民不相侵伐而已豈至先之以難從之禮責
我以必從而後議哉陛下受其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
輕祖宗之所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是倒持
太阿而授之以柄也授之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
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
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矣是今日徒有
屈身之辱而後患尚未已也陛下痛念梓宮不返母后未
還不顧一身之屈求和敵國彼乃先持割地之說以邀陛
下使真得之陛下能與三軍百執事守之耶不過分兵遣
將以疆理之耳是未必爲大利已能致陛下之屈則梓宮

母后兄弟宗族相繼而邀陛下何所不至必得其欲而後已其可不預防之耶國家之禍曠古罕聞陛下冒犯險阻取神器而有之四海之內戴聖德而無有窮已者誠以祖宗流澤入人之深天下皆知忠於君上為不易之大節也今陛下率之眾視朝廷以為所嚮而強之以所不欲一夫之士四海之眾視朝廷以為所嚮而強之以所不欲一夫不從則有不可勝慮者矣是又大不可者也臣所謂應之非其道則吾所欲未必可得後日之患不可不慮者此也臣愚竊料金人之失在於疑粘罕而廢劉豫粘罕疑則國人之心離劉豫廢則中國之人不附所以恐懼自疑為求和之計詭誕變詐欲以自蓋尚恃強大之勢以惑我是不足畏也願陛下深謀遠慮緩而圖之不待屈已就和而可以得聖心之所大欲苟內懷欲速之心外示深畏之迹實啓其窺伺之意事未易可圖成也為今計者莫若遣使境下從其割地之約俟其復我境土歸我宗族則重幣以報之必欲先屈我而後議其所以是欺我也明矣則謝其使卑辭厚禮以遣之勿絕也陛下縱未遽興天討亦當申飭將帥厲兵秣馬固守疆場俟釁而動然後修德布政下至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六

誠惻怛之詔動人心激士氣使人皆有報仇之志則國威日振戎事日修彼將聞風震讐求附之不暇陛下端拱南面梓官可還毋后可迎宗族境土可得而保一舉而二善成不亦可乎臣所謂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者此也陛下聖懿恭順痛念宗社若為必先屈已而後和議可成則數年之間陛下之屈亦甚矣金人之所以報陛下者何如尚復可以有加耶懷王絕齊以和秦而商於之地終不可得太公呂后之歸乃在項羽食盡少助之後果在於致屈以求之耶此又往古之明鑑也安危存亡之機實在於此伏惟聖慮詳悉之臣蒙被聖恩之厚迫於愛君欲竭其愚冒犯天聰伏望陛下廓天地之量貸臣萬死而取其一得焉天下幸甚

李彌正字似表彌遜之弟宣和二年釋褐為秘書省正字

極言進退大臣之易實害治體又言古者創業中興之主

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今人才雖不及

古願舍短取長擇忠實者推腹心以用之則功可就上稱善命與修神宗哲宗實錄終朝奉大夫吏部郎中

周希孟字公闢其先候官人祖駿遷於連生霖霖生希孟遂為連人學問淵博精通五經尤邃於易與陳襄陳烈鄭穆號海濱四先生州守蔡襄劉夔曹穎叔皆詣其學舍質問經義參考政教而蔡襄斷除巫蠱之害多其匡贊既而部使者相繼薦其賢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嚴行規條作新士習雖童豎接見必以衣冠時陳烈為妻所誣提刑王陶詆之司馬光謂陳烈與周希孟陳襄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七

鄭穆為友皆正直士也必不阿所好率諫官力爭之陶說不行其為名卿所取信如此後充福州府學教授上表力辭門下教授七百餘人希孟卒劉康夫曾伉等相與祠於

五福寺所著有詩春秋義并文集傳於世

按郡志儒林傳載希孟候官人

今稽希孟譜系孟之祖駿奉父庚命遷於連江周家阪駁生霖霖娶賴氏連嘉賢下里人生希孟霖與駿並葬於治南龍果山又闕希孟傳記享年九十卒葬龍果牛坪山墓碑篆文刻皇宋助教周公之墓旁鐫紹興辛亥男萬頃立配林氏邑之上里人然則祖父及身墳墓與夫母族妻黨皆屬於連其為連人甚明特其門人多在郡城流風餘韻久猶不衰及修志遂因其先世書之而忘其所遷耳詳之使論古之君子得以稽焉

陳適字正仲紹興二年太學上舍釋褐授雷州海康縣尉

時蠻獠陸梁適繕器練兵屢戰克捷遂乘勝深入中伏士馬俱困賊欲縛之適厲聲曰男兒讀書死必殉國予歷世衣冠荷國厚恩恨不盡忠以報今得死所矣罵不絕口遂遇害事聞贈宣教郎官其子琮

陳璟字景玉適之從子補太學生紹興間金人敗盟朝擢故相張浚都督江淮時湯思退當國倡義增幣其黨王之望尹穡遂詆浚罷其兵柄璟慨然不平與諸生張觀等詣闕上書論思退奸邪誤國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與之望尹穡亦尋罷璟負氣磊落當時名流執弟子禮者百餘人如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八

林士瞻陳槐卿皆一時之選後授貴州文學

陳舜申字宋謨別號高齋適諸孫也生而穎悟七歲能文登淳熙甲辰進士歷衡陽秭歸教授累遷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爲太學博士試館職歷著作佐郎尋進吏部侍郎兩當召對以正心任賢獲人心等事爲言直而不訐得正君之體上皆嘉納之會有忌者出主管武夷冲祐觀起叅議淮閩未赴卒著有易鑑等書行於世舜申立朝有節操其居鄉教子孫淑後進皆可爲世法子四長德一少調一並州牧次誠一該一並縣令累世同龔推德門云

鄭鑑字自明號植齋南鄉之孫也孝宗乾道間補太學生
淳熙初除太學正入對復稱旨上謂龔茂良曰鄭鑑議論
甚切遂召試館職鑑以納諫改過爲上言其封事畧曰陛
下求治非不勤望治非不切而功效蔑如上未有以報付
託之意下未有以副蒼生之望是故蟄雷冬鳴太白晝見
蝗蟲薦饑水旱相仍日食地震史不絕書則天變未銷於
上又湖廣羣兇破壞郡邑沿海寇盜竊發未已人民流離
訟獄繁興則人亂未息於下意者陛下德稍怠不能從諫
不能改過故天人相與之際如此其可畏也又曰聰明可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九

用而不可恃聖智可有而不可矜今陛下求言之路隘任
已之意堅竦臣下以難犯之威忽機務以自信之能大臣
取其順旨者而不取其逆旨臺諫取其不言者而不取其
敢言羣卿大夫取其阿諛諂佞而不取其直諒鯁介已以
爲是人莫敢非已以爲可人莫敢否陛下固聰明聖智矣
聰不資人是謂作聰明不資人是謂強明聖不資人是謂
自聖智不資人是謂徒智陛下矜而恃之身一不修善一
不擇心一不正意一不誠近習知之近習尊之宦寺知之
宦寺投之後宮嬪御聞之後宮嬪御逢之忠臣不親讜論

不陳則陛下何自而知其果不修不擇不正不誠也又曰
陛下親昵諛佞之時十則延見忠良之時五佚遊宴樂之
時千則躬覽奏章之時百若能更圖易慮不以大臣之謀
爲不足信不以臺諫之言爲不足聽不以羣卿大夫之言
爲不足用有過而諫諫而必從則陛下俄而堯舜禹湯文
武矣釋此而不圖則納諫之誠視唐宗不能無愧史臣當
如何而書之臣恐未免天下後世之議也又論近習劄子
畧曰臣自隆興之初來遊太學聞有僂躁之士結託求進
則士大夫鄙賤之如蛆蠅糞穢此四五年者宰執大臣始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十

有出近習之門者而朝廷遂輕羣臣氣象之苟賤無恥不
趨於此則趨於彼者什有七八風俗人才由此大壞往往
指奔競由徑者爲疎通純實事君者爲介僻近歲又有甚
焉宰執大臣則多近習之宰執大臣侍從臺諫則多近習
之侍從臺諫其餘臣僚則多其鷹犬也表裏相應爲計甚
切使陛下於政賞刑罰之際每日以爲獨斷不惑而實在
其術中如近習欲薦一人旣於內臣私言之矣乃使大臣
明舉於外大臣欲罪一人旣於外庭公言之矣乃使近習
陰主於內兩者初若不相通然而賢否是非常爲之瞽亂

至於意所欲爲與意所不欲爲言之俱有嫌也則令其徒或因論對或因奏事陽爲一說以獻聖明及之而後好惡盡如其意不過相與覆護行欺圖以利已耳陛下萬幾倥偬於此等事豈暇一一常加察哉又言君命以近習而廢國威以近習而損主權以近習而分邊將以近習而輕士氣以近習而沮軍政以近習而壞人情以近習而駭禮法以近習而亡原其所以然則公卿大夫不知義命墮然附之而聖明或不覺悟亦時假借以權向來過惡未著人猶敢言今乃恣橫已甚而宰執侍從臺諫無有一言及近習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十一

以平時相與表裏故也其陳述曲盡多如此上亦謂其策可取除校書郎遷著作郎韓侂胄惡之出知台州及辭又以擊毬事諫曰臣聞嗜慾之害人莫麗於子女而陛下不好色莫褻於鄭衛而陛下常惡淫莫急於口體而陛下能菲衣糲食凡世俗所爲蓋未有動其心者至於毬鞠一事非有聲色臭味之可以自娛樂也前後諫者不知幾人而陛下旣作復輟何哉臣知之矣陛下負英毅神武不世出之資早夜撫髀太息欲馳驅中原而未之得姑以是賈勇作氣以舒暢其無聊不平之憤而或者乃謂此實畋獵之

習初無助於講武宜其屢諫而屢不聽也雖然天下之本
在身身安然後能治其國家陛下爲宗廟社稷之主陛下
安則政事可修恢復可期而勲業可立矣向日廷試進士
聞以毬鞠諫者亦多未必皆能窺測宸意如何然實出於
草茅平生愛君之誠而陛下從事其間勤勞聖體中外皇
恐迨車駕朝於德壽獲望清光則退而欣然相告曰此天
地神祇之相吾君也有如馬驚不測或甚乎此萬一乖於
調護則陛下大有爲之志豈不易廢而難就哉書曰不作
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臣謂陛下沈機遠畧當以賢否忠佞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升黜進退兵民財賦多寡虛實者精思熟慮而力行之以
待天時之至何乃直爲此區區事也昔唐太宗以馬上得
天下年少意銳固常遊戲於射獵之場其獵洛陽也至自
拔劍斷豕唐儉諫曰陛下神武定四海豈快心乎一獸則
爲之罷獵其好騎射也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
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陛下好自走馬
射的旣非所以安養聖體又非儀型後世而帝說之其逐
兔苑中也執矢思力一突厥酋長耳遠進諫曰陛下以四
海父母而自輕臣竊殆之後復逐鹿以思力固諫而止今

日公卿大夫以下非不知毬鞠之伎至危至險一失其馳則有性命之虞比射獵猶有甚者願陛下常拒之而不納是以今皆安之而不敢諫也其所願望則以皇太子仁孝於視膳問安之時可以委曲致請而陛下嘗又令皇太子與之共馳騁焉則語言何由吐哉臣蒙被深恩益遠天顏竊惟事君之義內外無間懷此隱憂忘其諱忌惟陛下思復古之難審愛身之戒儲神穆清屏去無益使心莊體舒大正其本優游閒暇以成大功則天下臣子之福疏入上稱善太子亦語之曰前後議論無如侍講切直者至台卒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於治

附朱文公荅鄭白明書云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嘆之餘斂衽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諫

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畧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何如耳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悟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補郡情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容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奸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症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效今既雜治他症而所用以攻病根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

爲何如衰病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彼天無意於佑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已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爲恨也熹之出處不得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後請祠及不得則當申請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閒此於進退固自以爲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爲何如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爲籌度留數字於曹留叔處令尋的使付來見教爲望或不必然即依常格寫去也某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修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途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引以就其器蓋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古

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有濟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胡明仲侍御史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祭鄭自明文云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狗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哉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鷗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入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嘒嘒嶽嶽明主所爲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哀哉君昔遇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惻款實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訃來嗷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忿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酌詞與淚而俱

揚嗚呼
哀哉

陳德豫字子順登淳熙進士乙科調建州戶曹試教官分
教宣城累遷諸軍糧料院官終大理卿居官每抗疏論事
切時務紹熙中因早求言德豫上封事以致災之由在諱
天變諱人言乞去二諱以回天意識者避之嘗有胡僧入
覲錫予甚豐德豫歷陳梁武之失異端不足信卽日有旨
出胡僧於國門外德豫少好學博通諸子百家而能不詭
於正在宣城時方禁程氏學甚嚴命所在燬其書郡學舊
有二程遺文獨護藏惟謹云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李韶字元善彌遜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叅軍嘗曰
吾司臬多陰德後當有興者韶少穎異嘉定中與兄寧之
同第進士初教授南雄調慶元累調右正言侍御史出知
漳州歷戶禮吏三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寶華閣直學士
知泉州召擢禮部尚書累乞祠以端明學士提舉萬壽觀
卒韶爲教授時丞相史彌遠有所薦士欲充學職不與祭
酒袁燮求學宮隙地益其居亦不與燮反賢而薦之治郡
所至俱有廉聲立朝論建皆人所難言者徐清叟杜範以
諫斥韶爭之魏了翁罷督予祠韶獨請留宦者陳洵益女

冠吳知古頗居中用事韶論其罪不報然朝廷肅然憚之
其自漳州復召也上疏固辭言不敢進者有四其一天下
大勢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離 物價踊貴臣竊
以爲必自九重菲衣惡食卧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
後可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莫知所爲其二聖斷由已用
舍徇情近史宅之予郡近議皆謂攀援之徒自是復用環
視前日効忠之臣流落擯棄臣雖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
者其三蜀方受兵特起嵩之於家臣妄論以爲講和固非
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乞出嵩之付以兵事使稍知敵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六

情試其說於闕外不知事勢推移亦竟廢罷而款敵無功
者坐膺相命設或議臣前日有所附會臣豈敢哉其四臣
昨彈內侍女冠不行傳聞其人謂臣陰受廟堂風旨今尚
貪君命竊恐道路譏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詔
不允趣召赴闕旣又疏言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
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及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
元氣索矣端平更化初意豈不甚美奈何國事日壞其人
或罷或死莫有任其責者考論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
任而力爲之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

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今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
威福自己舍此不爲悠悠玩愒幾於所謂世從其失者蓋
以世卿風嵩之也自泉州召入則首言濟邸宮媼國本三
事畧云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而恩獨
不及於一枯槁威斷時出公卿大夫拱聽後先而令獨不
行於一宮媼小大之臣積勞受爵得延於世而世儲輔君
社稷所賴以靈長者獨不早計而豫定臣伏憂之時嵩之
服除將起章琰李昴英等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詔
復抗疏曰臣謹按春秋鄭莊無君而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七

伐之初未聞以其爲王卿士貴重而莫敢聲罪致討也今
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
能輔天子以致討皆春秋所不赦乞亟賜裁處勒詔嵩之
致仕未幾琰昴英並罷言職詔十疏旬去及陛辭疏言彼
此相視莫能行其志而裁缺席政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
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諫之
口可鈐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也疏上卽出國門後累
名不赴詔公清篤實上嘗謂其有愛君憂國之心出畫竹
扇賜韶手書曰有節天容直無心道與空因號直空老人

自以不合當途故屢辭召命平生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

一室門無雜賓卒年七十五諡曰忠清

訟魏了翁罷祠疏畧云了翁篤志問

學幾四十年動止論思洞經覽照去就出處俱有本末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已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馳驅未有大闕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卓然有立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之臺司以幹國

林謨字丕顯始與呂祖謙同師林之奇及祖謙講學金華謨往從焉祖謙謂諸生曰此閩中瑞物也後又謁朱文公自以年且老不時見鄉人有得文公學者必造而問之其篤志如此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六

常挺字方叔嘉熙二年進士歷官右垣轉給事中時宦官董宋臣既廢復進挺當草制繳還勅黃三疏爭之其一曰臣竊惟北司之官爲陛下之內臣爵之祿之惟天子命南衙羣臣何敢預圖臣職兼掖垣事有未安不容曲筆伏自曩歲陛下下責已之詔天威赫然罔嘗斥逐宋臣自是小知惕息但邇日天奪奸人之魄善類稍安物論稍帖處宋臣以閒散之職人亦恕之今一旦驟加陞擢恐嶺外奸黨知宋臣復出皆生覬覦之望臣區區此心明燭漏鑿實爲國家大體計非欲傾一宋臣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其

二曰臣竊今月二十日申時繳奏董宋臣新除入內侍省
押班事未蒙聖慈亟賜俞允臣一介書生遭逢聖明濫兼
詞掖已踰兩載未嘗矯作以取聲譽但事關宗社之大義
出天下之公非臣一手所能掩抑且宋臣未斥逐之前人
言沸騰如出一口皇威有赫移在於蒼天下莫不稱陛下
之明斷今春兼符寶所人皆曰此宋臣復用之階也給舍
以其職初無事任知陛下處之閒散而已比觀新除驟加
優擢臣隱不言實負陛下矧今天日開明河海澄晏奸儔
遠屏外難不生正宜振肅朝綱宗主國是內庭豈無可用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九

之人何必進一宋臣以名內外紛紛之議哉臣不避再瀆
天威欲望聽斷收回成命不勝宗社之幸其三日臣去年
七月二十日以董宋臣除入內侍省押班連日兩上繳奏
方且第三疏御筆宣諭再四臣遂請告乞歸越十日未有
處分不獲已拜疏出闕將押班詞頭及兼職錄黃并繳上
恩如天未賜斥逐且遣天使押回勉以就職臣心不自安
退復請假忽八月初三日御筆傳示謂宋臣之除紛紛不
已今蔽自朕衷俟其滿請祠而從之時陰雨霖淫踰旬聖
斷一出日光四開人言頃者天意回陽未有不自陛下

念中來繼頒給假正月之命人皆知予祠未晚夫天子之言無戲舉朝公卿大夫自是無一人敢有議者明禋禮成宋臣亦預加恩一人之數奏鈔經臣書讀其所係銜則新除押班其所兼則數職臣愕然曰加恩或可以例言但辭黃兼職既嘗封駁在臣無緣而書然未敢上煩天聽者亦以予祠已決也今假期已周拱聽祠命董宋臣輒敢乞寬假而陛下從之爲再給兩月豈非巧於夤緣意圖復出故藉是得以撓陛下之天斷歟此臣不能以默蓋前日之請雖未遂而聖意之決爲可憑今已決猶未決則前請又不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容於不伸在東臺猶西掖臣何敢二其心夫堯言之布天下咸誦帝志之熙疑謀勿成闕宦便嬖之臣惟恐一日不在君側雖去而徘徊不忍去惟決而去之則在人主之獨斷祖宗時內侍臣以過罷去不許再除故楊懷敏以臺臣論而不得爲副都知李志道以諫臣言而不得復內侍又有投閒置散之內臣高宗欲落致仕而用之而言者謂自古帝王未有起闕宦於退閒中而用之者其命遂寢今宋臣之過浮於此人人言籍籍而不可掩此陛下之所知也知之宜其予之祠矣然猶遲於出命或曰奸人誤國之時

逆曾抗師之際聖懷焦慮宋臣實躬左右之勞臣曰王繼先非舊日高宗所寵任者乎時換前班富直柔繳之高宗曰繼先誠問視有功可特書讀及聞再駁則曰直柔抗論不撓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臣之氣高宗未嘗不用繼先而去之未嘗不速也或又謂宋臣巧慧長於辦事非他內臣之比臣曰龍大淵曾覲非孝宗喜其能任事者乎其市權席寵也羣議交攻之不下後聞陳俊卿一言則曰當爲卿逐之俊卿歸未及門已聞有旨逐二人於外矣孝宗未嘗不用淵覲而疎之未嘗不亟也蓋事有關於國家之大體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而小係吝之私亦不足介此高宗孝宗之英明爲莫及繼先醫師也淵覲官邸舊人也固非內侍請以此喻陛下聰明果斷迥出千古從諫如流卽成湯豈特轉圜類高祖獨此一事猶未堅斷臣實不能無惑且寬兩月之假期曷若光明聖德於俄頃之斷容衆怒之宋臣曷若扶植綱紀以不撓之地惟陛下深知獨見之明直下予祠之命乃所以示中外之大信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再給假錄黃臣不敢書讀士大夫稱其封奏不阿與袁高比已而遷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復疏言邊闡三事曰辟實才曰奏實

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賢吏曰受直言皆切中時務
進太常少卿累官工部侍郎爲論者所攻以寶章閣直學
士出知漳州名爲兵部尚書擢權禮部尚書進帝學發明
凡陪祀陪宴進詩皆寓箴規不爲容悅風節凜然歷始終
如一官終叅知政事封合沙公

鄭思肖字億翁一字所南祖咸枝江主簿父震淳祐道學
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著有菊山詩集思肖以太
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下叩闕上疏辭切直忤
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改今名思肖卽思趙億翁所南皆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寄意也素忠憤孑然一身每念不忘君形於詩文如寄蕭
梅初云無地可容足有天能見心寫憤云草泣荒宮雨花
羞峭地春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受
一人恩題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會吹落北風中偶
成云夢中亦問朝廷事詩後惟書德祐年花柳有愁春正
苦江山無主月空圓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
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
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而同流
養身者借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

道哉僑居吳下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終身誓不見朝士坐卧不北向或聞北人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或問其故則云地爲人奪去矣然亦不妄爲人作邑宰求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思肖怒曰頭可斷蘭不可得嘗爲一幅自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宋社旣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素與趙孟頫善惡其以宗室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周人之急田亦捨諸剎惟餘數畝爲衣食資謂佃者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常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剎疾亟囑其友唐東與曰思肖死矣頫爲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著有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二卷文集一卷

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按明崇禎戊寅歲吳中久旱城居買水而食爭汲者相捽於道

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濬管井得鐵函重匱錮以堊灰啓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宋鐵函經五字外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自元癸未迄戊寅閱三百五十六載楮墨如新古香觸手當有神護嗣是大中丞金華張公覽而異之捐俸繡梓植碑井旁云按心史中菊山翁家傳自序居連江東導村已十數世又三膜堂記言先人嘉定庚辰出閩遊四方甲寅始寓吳故吳匏菴作始蘇卓行傳言所南連江人從其實耳後於吳梅村集中見鄭孝子青山墓誌銘中云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敬為保御再從弟相與立祠堂置講舍修復其祖所南之家法又云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灑氣磅礴太虛不屑其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從之游也是直以所南世為吳人矣夫賢人君子所至皆爭重焉所南父叔起先生入吳寓居苑橋又遷條坊巷後卒於吳其居吳日久吳之人愛而欲有之固無足怪但竟附於吳中之鄭氏則為紊其所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本且所南窮老無子人皆知之而今日其祖其子孫是妻梅于鶴者固有後人也不尤使人發噤乎

明陳子晟字仲昭幼善屬文洪武壬子舉於鄉試禮部時

方弱冠朝議以其年少俾入太學因選伴讀荆王府從宋

濂學文益奇進濂嘗作師古齋箴以示勗久之隨王之國

睿直無所阿藩僚諛者輒面斥之還京師卒年二十六方

孝孺誌其墓

墓誌云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

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卽以周易與諸儒試論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於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為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怪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為上所顧重上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叅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

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傅王審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譚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面赤趨出銜之會仲昭至楚娶婦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遷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先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昭同仕少年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富貴修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才如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於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游義生字伯方生有異質五歲授毛詩能辨大義十九領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五

洪武丁卯鄉薦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二十二年上

簡吉士中風采範俗者解縉等二十八人義生預焉旋賜

山東御史印上覽孟子至土艾寇讎之論謂非臣子所宜

言撤亞聖配享義生與臺中十餘人繼錢唐入諫言詞憤

切觸上怒并下之理旣而上披諫章思義生言名之犴吏

以死告上曰噫戇哉因盡釋同繫諸臣孟子之祀卒不廢

義生死而回天固有力也其後同邑孫芝亦以諫復孟子

全書有聞

按伯方爲福安諭與之子生而四眉皆白性敏嗜學方讀書母命婢持角黍啖之并佐以餛伯

方誤錫於研墨食之盡不知也登進士授館職轉臺諫言事繫獄遂吞金死時爲乙亥九月二十六日年僅二十七

檢其笥中惟故書舊衣而已同官爲之斂金以殯弟益生扶其喪歸義生無子一女適張氏生子子初正統間御史孫芝字廷秀洪武二十八年以貢入太學會游義生繫獄芝包盃飯置魚菜少許詣獄問之守者弗入芝擊登聞鼓奏曰臣孫芝與游義生少同學今義生坐事臣遠來願進一飯盡友誼上許之其風節早重於時歷事都臺授慶都令轉茂州守俱有聲以憂去職永樂辛卯起復選植天壽山樹異他植者上見而悅之勒於所樹地曰孫芝樹改督溫寧等郡糧運運腐至補守沔陽未行奏復孟子全書先是洪武庚午詔削孟子配享廢其書尚書錢唐與櫬受箭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以諫而義生等繼之已而上悟事旋止猶命學士劉三五節其書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至是芝奏復之其畧曰先儒謂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人臣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臣讀逆臣劉三吾所駁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孟子荅以仁義所荅非所問是以所如不合不知仁義卽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程子謂拔本塞源而救其弊者三吾又謂惠王欲雪恥非興兵構怨不可孟子制梃以撻之論益迂且遠矣不知魏間齊秦楚三大國之間

力不足而興兵構怨是蹙其滅亡矣孰若對以仁義使民樂於效死夫豈迂哉甚至削去八十五條如養氣章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亦槩削之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慕云由是孟子之書以芝言復全都御史李慶吏部侍郎蘇逵皆先後薦芝留京師督造琉璃瓦甃又留採木宣德丙午擢山西叅議謝恩日特賜致仕時芝年僅六十二輦下諸公題卷贈之曰林下一人芝居官謹身率下以愛民爲本剛方果決人不敢欺歸里杜門謝事自食其力依然寒素卒年七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七

十九

周澤字仲清希孟諸孫也洪武戊辰恩貢授山陽令服官節儉一介不苟邑有權貴以非禮夤囑力拒之歲饑罄其資俸賑濟訊獄鞫訟深得民情臺憲薦其賢能超陞南京巡城御史二十九年出使咸陽整點官民屋舍有親藩奪民舍數百間爲囿官不敢言澤抱牘劾奏切直觸上怒山陽權貴修舊怨從中擠之遂戍北京天津衛隨卒弟濟代其行咸陽民涕泣立祀

阮嗣字繼之洪武甲戌以貢入太學宣德二年授連州判

官興利除害卓有政聲先是州累歲苦劇寇譚應真聚劫
爲害嗣親諭以禍福悉納款歸化境內戢寧擢戶部主事
州祀之名宦後歷河南叅議交趾布政以老乞歸著有方
山餘集

趙雍字景和領永樂丁卯鄉薦甲辰成進士初授戶部主
事以親老疏乞歸養旋丁內艱服闋授工部屯田主事遷
南吏部郎中尋轉雲南叅政時貴州寇亂朝廷出師征之
糧餉鎧仗之費盡需於雍雍悉心爲之而日循循輯和其
人民寇平滇黔以安率多雍功又築寶泉埧溉田萬頃利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民無窮景泰七年以疾致仕所著有雲莊集藏於家子琰
正統丁卯鄉薦官楊州府同知亦有惠政

張子初字善夫宣德丙午舉人初授山東曲阜縣教諭九
載應遷會臺職缺詔以學行兼優剛方清直者補之特授
陝西道監察御史正統十年命巡按廣東尋以嫡孫丁祖
母艱景泰元年起復改貴州道監察御史自宣德以後御
史有保舉之例久而滋弊子初會疏極言之畧曰臣竊見
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缺聽吏部推訪內外官賢能用之
而又久於其職至授御史命吏部於知縣應陞人員中由

進士舉人出身者選用法良善也宣德間始有會官保舉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所舉非人往往有之况御史職司言路若從大臣保舉得任則大臣有過彼必箝口捲舌而不言大臣有囑託彼必俯首帖耳以聽命而爲之是朝廷耳目之官爲公卿爪牙之用大非體統請停舉保新例而復洪武永樂之舊制庶賢路可清言官得達朝廷是其言內侍單增恃寵驕縱大臣與爲比附乃同都給事中林聰暴其罪狀下增獄都督汪全恃戚畹縱家人奪民田復同御史朱英論劾歸其田於民進侍經筵賜四書五經各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一部致政還家俸餘不滿百金遷居伏沙特營一室猶待子偉成之偉字厚立應景泰丙子鄉薦終儒居教諭初丙子秋闈縣尹問子初今秋伐桂何人荅曰惟林治與偉耳榜揭果然

林錦字彥章號雙溪景泰庚午鄉薦授合浦訓導素知兵時廣寇充斥巡撫葉盛聞錦名檄攝靈山隨薦爲令詔許乘驛之官錦單車叩賊壁前後諭降二十餘壘又發兵剿其不服者斬獲無算督府上其功知廉州又用都御史韓雍薦擢按察司僉事賜璽書專守廉尋進副使時廣寇猶

未平錦完城浚池立營堡練士卒賊不敢犯又以廉通諸
邑水陸險遠爲闢道成梁葺舟楫所在積穀備歲歉貽廉
數世利廣人深德之錦負雄畧臨事果於有爲而謙抑自
持能甘淡泊莆田彭韶稱其清操可質鬼神子泮成化辛

卯舉人

按大理丞林希元所作林大夫傳言公事特詳今
并附錄傳云大夫福建連江人也以乙榜署合浦

縣訓導事正身立教崇邑諸生多從問學時四郊壘起郡
縣束手無策公屢陳禦盜方畧當路奇之天順改元巡按
崑山葉文莊公命攝靈山得行所志見城中斗窄南郭外
居民近千家乃環民居樹木爲排柵凡五百餘丈并徙近
鄉之民居之民免寇患歲不登民艱食發倉賑濟民不流
餓適中貴採珠大虐民公劾之置大獄未幾秩滿考最盜
燬其柵民失庇咸潰入山谷避寇相泣思公葉公以狀聞
請知靈山縣從之馳驛之任民間大喜相率來歸若赤子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之得慈毋旣至革諸宿弊政令一新是歲又不登穀價湧
貴米斛至千錢公乃發倉以賑窮餓又奏蠲其賦民用蘇
是時賊勢猖獗擄掠無虛日公乃單車入賊壘諭以禍福
賊感化於是近縣三十五徭皆解甲爲良民有弗率者躬
甲冑隨賊所至提兵擊之天順壬午正月一戰敗賊於羅
禾水口二月一戰敗賊於北鄰山下三月一戰敗賊於張
家山四月一戰敗賊於黃岡嶺五月一戰敗賊於新庄前
後斬俘千餘馘還所擄掠男婦千餘人賊驛解去攻他邑
不敢復近靈山賊退乃去排柵築土城四百有奇徙縣治
於中城途宏廓暇日修學校教生徒勸民力農桑務孝弟
禁淫祀民稍知向風於民利病酌其可垂久者言之於朝
前後三十餘疏朝廷知其忠賢咸嘉納如請立總府於蒼
梧以領兩廣爲議兵之便誠嶺海生民無窮之福此其大
者公起試廉州守繼擢廣臬憲僉憲副奉勅命守備廉州
高雷等處在任三十餘年軍民安堵狼獠猺獞亦皆向化
當時名公建勒碑文九通以頌功德互古不磨成化辛丑
春公年六十有五邊境晏然遂致政歸民思之不忘立生
祠肖像偕宋忠肅陳公祀焉欽州亦有專祀論曰吾觀雙

溪林公豈非豪傑之士哉遷史稱李牧居雁門備匈奴習
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大破匈奴滅澹檻單于奔走十餘年
不敢迫趙邊不聞惠養旬宣之政班史稱龔遂治渤海單
車獨行至府盜賊悉平開倉廩假貧民勸民務農桑勞來
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不聞折衝敵愾之功若雙
溪可謂兼之矣豈非振古之豪傑哉獨怪公之才畧事功
不少古人而官止副使竟不得如龔黃之大拜不知當時
之卿相皆何如人此則當時用人者之過於公何損然所
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有專祀雖當時
之為卿相者未之有也公之所得不益多乎哉

陳鴻漸字廷儀景泰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察獄明敏用
法平恕歷廣東司郎中廣東司主錦衣列校訟獄權貴人
挾勢庇奸請託紛至鴻漸一切拒以法權貴人怒欲中傷
之然鴻漸持身慎莫能害也嘗奉命獄常州其罪人欲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手

入重賄同事者權要武臣鴻漸曲為之防卒不得交一言
而去天順末詔庶僚有年未至而願致仕者聽之鴻漸時
年三十九卽以親老乞歸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

附尚書何

喬新序云皇上踐阼之初詔內外臣庶凡有疾者得自陳
以禮致仕蓋所以體羣臣而優禮之也詔下之日其位望
已崇者睠睠而不能去秩祿猶卑者猶汲汲於進取而不
肯去維時余友陳公廷儀屬有微恙且閱親之老思歸養
焉欲上章乞如詔旨致仕余與二三僚友共挽留之不得
也公以手書道意於再於三至於悵望意余與二三子乃
不敢復留章旣上優詔允之公卽治裝南歸士大夫相語
曰公之去高矣昔錢若水三十八而致仕交履善三十七
而致仕自二公之外有驅之弗去者矣今公年僅三十有
九乃能勇退於急流中其賢於人誠遠矣哉又有惜之者
曰公年方方壯不宜去才望過人不宜去雖有微恙行且
勿藥又豈宜去公之風操則高矣然執政者當為朝廷愛

惜人才奈何遽徇其請而不留以爲國寶耶余解之曰公之去非以急流勇退爲高也執政者聽其去亦非不爲朝廷惜賢也公之意則曰吾父母年老向者欲一就覲而不可得天子幸許羣臣自陳致仕而吾適以疾在告得就歸以展人子之私此吾之至願也至於感恩圖報之誠則亦豈能一日而忘於懷耶執政者之意蓋曰近世士風愈下或貪祿固位而不知止或鑽隙抵巇而不知恥幸而有超然於富貴之累如廷儀者焉可不遂其志成其美以爲士風勸耶謂公以勇退爲高者非知公之心也謂執政不能惜賢者亦非知執政之心也於是衆咸以余言爲然而屬余序之余謂公閔親之老欲歸終養焉孝也身雖去不忘圖報之誠忠也忠孝人之大節也而公兼之矣余與公共事頗久辱知最深於公之去也嘗不如韓退之於孔左丞抗章以尼其行又不能如疏少傅於太傅移疾以從其去徒悵然而已雖然聖天子方將疇咨海內舉其俊茂以臻咸五登三之盛廷臣之賢於公者無幾公雖去豈能久於三山之巔連江之涘哉余知駕未及稅而使騶在路矣適駕入朝以興道致治余與二三子爲公願也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游宣字汝哲天順六年恩貢選授廣東博羅縣訓導成化四年建言乞崇真儒以明聖道謂宋熊禾闡明儒教表章經旨宜與羅楊諸儒從祀廟庭下廷議大學士彭時言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詔從之隨以父老乞歸養禮部言宣年力未衰教職修明乞宣年俸一半著原籍支領代養其親庶臣職子道兩無虧缺此特典也士林榮之

見皇

明大政紀

鄭昉字景暉號萊軒天順間貢爲四川敘州通判性廉介狷特義不入人一錢同官有繪一堂和氣圖者其人墨昉

手裂之見者吐舌當道右富民誣人以成牯力爭白其冤不以觸迂避也於是鄭通判之名聞於遠近盜賊相戒不敢犯百姓稱其治如子產守亦重之滿九載牯自罷歸名其窩曰釋鋤暇則潑墨自遣見邑士大夫垣室弘厥者輒不一顧其子以故宅湫隘不可以賓直其前隔巷爲三楹方上梁見彩幣懸焉問何從來對曰大人歸自敘州百姓以大人不受從車後擲以遺某者向未敢言耳牯瞪目曰此汝屋也吾死不入其後牯病垂絕子婦舁入新室便於斂牯足拒於門不得入乃斂於舊室卒如所言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陳元憲字一章別號石溪弘治己酉鄉薦授崇明令先是邑有施氏紐氏皆豪族也以爭田鬪殺各聚衆千餘官捕急懼誅遂航海爲盜元憲至諭以禍福令復業事聞詔賜金幣擢臨江判會大帽山賊掠諸郡縣元憲以兵討之多所俘獲內有五十餘人販商也爲賊所擄鞠其實盡釋之元憲有吏才而存心仁恕所至政聲甚著遷雲南提舉以親老乞歸子秉誠秉謨俱登鄉舉

游璉字世重號少石正德辛未進士授江西新建令時宸濠怙恣強奪桃花鄉民之產鄉民列寨死守璉極力調護

乃得解屬桃源華林盜起有言濠陰嗾之者璉乃合建昌兵以計剿之詰知其狀遂白當道疏其事於朝濠懼為稍戢陞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釐宿弊裕國儲井井有法出守登州歸逃民賑饑饉療疫疾出主簿李若琪之疑獄黜知縣王修之貪酷大新學宮作禮器興文育才郡邑大治御史蒲鉉比之蘇文忠云遷海南兵備副使會黎酋佛二聚眾剽掠為民患璉請於督府提兵直搗其穴計擒首惡餘黨悉平民德之立平黎生祠海南多珍異璉冰蘖自持一無所取故士服其守民懷其惠官終江西叅政所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十四

著有東南行稿及平黎集傳於世

附倫以訓記云嘉靖己亥夏五月瓊郡新作憲

副游少石公生祠成於是公之去瓊五年矣公名璉字世重閩之連江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南曹戶部郎登州守至今官靜退嚴重罕所交私於人物臧否吏治得失漫若無所省曾次介辨乃益精密故其歷官惟居常守廉遇所當執持則毅然不可回也兵備於瓊尤號得體畧去煩苛務在振綱挈維凡興革利病舉才擊貪必先參伍終竟及既發百方撓之不為動故其令易遵而難犯民聽不惑而賴以安熟黎之擾害瓊腹心之疾也狠毒狗視兵威張弛為叛服時以桀驁嘗焉而或茹涵之間則百啗相挺以肆瓊山之沙灣居林等峒舊為反側之區置軍營控遏焉嘉靖甲午春渠曾黎佛二糾賊夜劫營營無備千戶杜盛百戶楊榮被執典史李士奇以下士眾多死先是轉掠鄉郭戕剪良民三數年矣廷議下軍門暨部使者委兵備憲臣處分於是游公主兵議少叅陳公端甫郡守蕭侯晚協相之揮使王守臣等暨州郡諸僚部署官軍民兵以從先下招降令散落其黨出良民之被掠者計擒渠魁戮以殉僉

議以所名集惟瓊兵少山谿道險征之難罷兵其可游
公曰養威思用養惡思縱負固猶衆若我民何且夫株連
之寇一摠百札蔓滋之寇非芟夷蘊崇之不可鼓而出指
畫羣帥分道所如効功中堅複谷懸崖散跡搜捕收穀畜
燔聚落窮其阻深賊多奔踣困餒死秋七月進兵九月下
令收兵撫黎羣會歡呼走見爭先踰跪顛掉聽約束異於
他日是役也馘不盈百父老言先憲副王公倬征崖之千
家村馘三人靖謐十餘年功不貴多要在明威定亂而已
鄉先生司徒筠溪鍾公采其言記之平黎之碑厥明年公
功方錄晉江藩叅政黎人警餘威至今出互市不敢挾弓
矢耕牧徧野行旅晏然民益德公請俎豆公王同府崑呂
通府箴林推府庭榆爲言之軍門半洲張公部使者十竹
王公二公報聽民樂共事名材堅幾倏忽輸集再閱月而
崇成三郡僚力也捐俸資倡衆義且來告記者通府呂也
呂嘗殲黎於崖亦得公家法祠在郡東官鋪舊基爲堂爲
寢各三間左右有廡周垣表門軒豁整潔足以俟諸久遠
歲時瞻薦之費及守祠人
役皆有定制勒之碑陰云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五

黃敏才字性之松滋令琮之子也本姓孫先世贅於黃因
襲其姓永樂初有戍雲南者遂家晉寧至敏才因領雲南
正德癸酉鄉薦授烏程司訓轉順天諭教人每重經術節
行擢解州知州屬歲饑移文上司不候報輒發粟數千石
并疏於朝請公帑賑之民賴全活旣而大疫復多製藥餌
遣醫療民解人德之祀於名宦擢九江府同知振廢禁奸
宗伯呂柟爲碑文以紀再擢石阡知府時方欲出師交趾
以理餉行病卒人思慕之如九江時

吳世澤字宗仁嘉靖癸未進士授廬陵令丙戌分闈校士

時羅洪先卷已入穀方伯嚴某以宿憾黜之世澤引薦甚力因爲門下士擢南京禮部主事陞郎中轉吏部出守嚴州嚴故土瘠民貧世澤一意行撫循之政明年括蒼寇據遂安梓樹塢三壙號萬餘阻險難攻乘其不備夜襲之渠魁授首因撫摩六邑流亡各鄉立祠祀焉夏大雨衢發漲豫備有方時七都田盡沒羣盜起嘯聚至數千人謀劫諸大姓廩穀世澤親臨其邑以出貨爲富室勸旣又慮散穀時勢必爭集喧攘難制乃下令各就食其鄉之穀以散其衆旣而寇多自縛服罪世澤舉元惡置諸法餘釋不誅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羣情以安官終廣西兵備副使

王德溢字懋中正德癸酉鄉薦署吉安州學正登嘉靖丙戌進士出宰蕪湖值旱饑請發廩賑貸民賴得生善擿伏有所訊具知其狀他邑有未白事訴當道願質蕪湖令德溢剖之果得意去調慈谿縣民遮道留不得行慈谿尤稱劇難治至則申約束抑豪橫邊境盜賊充斥親臨緝獲之又擇其秀良可向學者考校獎掖以端其趨俗爲一變浚杜白二湖以廣灌溉民戴之如父母擢監察御史劾奏李鉞鄭爵不法中官戚惕息時分宜柄國朝士蠅集德溢岸

然自異夏日與同事詩有獨憐受暑惟絺綌可惜趨炎滿
縉紳之句其稜稜風節重於一時尋差理長蘆鹽課會湖
廣巡撫凌相原任雲南贓取象牙橈金爲部使者葉奇所
糾相行賄當道反罪使者德溢上疏固爭畧曰竊以大臣
身被論劾舊無奏辨之例御史職司糾察原無迴避之嫌
此我朝先年事例所以獎惜言官以儆有位者也奇之劾
相原任雲南陸續任知印之人役買辦及票取牙貨等物
動以百數計其穢濫極矣相則以爲舊規鎮守三司等官
公宴使客贖送禮物地無他產不過市買諸牙物其價皆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七

於公堂措置銀兩支用百餘年來莫有易者臣亦踵而行
之此甚不通之論也嘉靖六年詔書內有明禁州縣官遇
親識往來使客經過任意攤派陳設酒席饋送土儀之條
命巡按二司官痛革前弊著實查考信如相言是明詔所
及獨察於州縣而畧於方面之官也又曰奇之劾相有按
察使張祐之成案有知印張崇道之招承有鋪戶王鉉之
單狀皆有証據非涉風聞相則以爲被擿清軍御史挾私
誣枉峻屬巡按論劾且又張皇其聲勢以動人聽聞追論
其被逐之情狀以白其罪譴將使并以罪夢麟者而移怒

於奇此其設機險秘足以傾人臣以是知相蓋奸險之尤者也又曰臣訪凌相剛愎險譎原不齒於鄉評穢濫奸諛誠有玷於仕籍其在滇藩旣不能揆以道義而一介不取尋擢憲臺又不能肅以風紀而一物不持旣被論劾已干公議不自引退以謝人言肆其窮攫反噬之兇善爲深根固蒂之地其大貪足以殃民其大奸足以蠹國春秋傳曰竊賄爲盜爲相者固衣冠之盜而可廁於縉紳之列哉伏望陛下念滇南遠隔萬里而寃抑之狀未易聞藩岳表正庶司而貪墨之風不可長先將凌相罷黜一面行勘以正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其罪庶有以息奸慝忿辨之風作忠讜敢言之氣疏上被譴歸旣而撫按交章薦凡七上再以御史召入復按廣東風紀大振少宰霍韜作肅政賦以贈時朝廷問罪交趾酋長莫登庸屢表乞降或以黎寧爲疑德溢疏言安南古交州地迨入我朝會長陳日燿首行降附太祖高皇帝嘉其忠順錫以封爵厥後黎季犛爲逆成祖文皇帝命將削平求陳氏後弗得乃郡縣其地黎利復肆僭亂宣宗章皇帝以彼裔夷不足久煩民力仰體聖祖初心因其懇請赦之至黎峒荒縱爲陳暘所圖黎諷雖自稱爲後然以孱弱避

居海上且不及時告變致失封壤是在彼爲亡國之主在我朝爲失職之臣縱其遺裔猶存恐難復振况黎寧或稱嫡子或稱次子真僞未審臣聞帝王之馭小逆則震之以威順則綏之以德若莫方瀛父子聞我興師尚負冥頑亦宜大舉王師必誅無赦今則畏威懷德屢次乞降伏望俯垂寬宥待之以恩賜之不死疏奏竟受登庸降會劾屬吏奸贓忤當道意遂落外補隨丁內艱服除補松江府推官遷同知徽州府尋遷刑部山西司郎中終廣西按察司僉事德溢前後四任郡縣爲循吏入侍內臺出按兩省爲名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御史以不能脂韋權貴至兩遭蹶跌弗究其用士論惜之連故無城屢有寇患德溢作荒城議陳之於是始城自號

十竹居士有十竹漫稿及息鞅錄藏於家

附李原道蕪湖去思碑記云吾

邑爲畿輔要會濱於大江舟車絡繹四方之商旅集焉雖幅員不甚廣而繁劇則倍於他邑故爲政者寬則事弛而民頑猛則事集而民殘殘則無所措其手足其爲弊也甚矣吾邑民性淳質而易擾加以刑憲輒惴惴不敢犯苟不約而理亦人情常然耳故孔子論政亦曰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宰吾邑者固未嘗乏賢自今觀之孰若我王公者哉公由吉安學正登進士第出宰吾邑其未至也人或私議以公儒者方弛教鐸恐未聞於吏事公至則明敏精練從容服豫出之有餘而行之沛然其大者崇學校興禮讓課農桑平訟獄閔歲旱先期請於當道蠲民租十七其尤著者蘇里甲之田弊節扛夫之煩勞清驛傳之漁奪革胥卒之紛擾皆秩然有定法而可守蓋公性坦夷以愛人爲本

不務赫赫之名而信賞必罰鋤強植弱雖老吏弗逮也再
暮惠益治民益感監司疏公卓異之績於朝銓曹方舉更
易之典以浙之慈谿邑尤大難治移公往任焉士民不忍
公去咸以狀乞留於監司卒不得請乃謀立公生祠於隙
地歲時祝頌復礱石爲去思之碑樹諸儀門之右謂原道
最辱公教宜紀公德政之大昭示久遠原道辭不獲命既
述其梗槩如右復作而言曰古今之人心一而已矣上下
之感應誠而已矣自叔季以來學不衷政不淑局於寬猛
之一偏者自謂其不可易然身未去而澤已泯位方徙而
名不彰甚則苛政猛於虎而民視之如寇雖然者亦往往
有也是亦誠中形外有不容自己者觀於所感而民應可
知矣公本之以資稟之懿充之以學術之正濟之以問察
之勤故在位而民懷去位而民思思之不已於是祠與碑
之役舉焉亦以見人心之公而感應之理有不可誣者歟
雖然公之名位方進而未艾公之德政積久而彌彰豈待
祠與碑而後存乎後之嗣公來者方繩繩然聽德音而不
爽糜好爵而思齊沛其所已行推其所將用則公之福吾
邑也無窮而民之思公殆如一日也已昔曾子固自謂託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早

名於歐陽公文章之次以爲喜且幸原道不佞託公德政
以傳諸後其爲喜且幸又何如哉於是乎樂書 霍韜肅
政賦序云王子懋中在朝爲明御史直聲震天下方入臺
時劾李鉞鄭爵不法中官爲斂手三疏爭救葉御史奇弁
落職廷議益躪之向有疏薦者凡七上詔徵再入臺天曹
卿卽欲晉以畿輔督學御史蓋將優擢之也時予以嶺表
比年無一名執法官以肅清風紀乃請王子出按吾廣王
子至則糾慝繩回善政不一凡賦酷吏皆爲氣索士大夫
家亦不得橫於風教甚有補余聞而喜曰昔程文簡公琳
權御史丞相張知白云是不辱吾筆矣茲王子亦不辱吾
所請也因擬古烏臺賦寫一詞以貽王子爲官箴且御史
臺古名肅政者也故以命篇其詞曰天旻象熒惑之星北
門昭肅殺之樞俄以虎視幽其冥矣突然驚搏吁可驚焉
是司也正丈夫正色之地豈容爲碌碌之營故非介者靡
任惟正者克勝蓋非介難以擊強惟正可以揚清請究厥
政率循恒經一肅官僚彰瘡平也二肅帳籍賦役均也三
肅勤耗農廩用登也四肅奸猾先盜戢懲也五肅德行晦
迹異材蒸蒸日上六肅豪強黠吏冤弱勅勅也吁嗟六肅卽

古六察其職豈異哉天聽代之下傾民隱由之上鳴皇綱藉之不振邦度以之益貞一顧盼而九棘風生一推彈而八印霜凝跋扈者效順貪婪者轉矜莫不望形駟而瞻折仰鐵面而魂停斯克欽乃職與古爲程側筆無眊侍挺嘗橫王素以獨鵲著美志愔以皂鵬揚稱泥樓則遠聞景讓兩獄則獨見真卿隱甫之條案側目張緬之臺省圖形是皆守彝法垂遠聲能俾石室之榮者也今譽直不愧前哲豈不與數者而齊名吁嗟乎六肅之職夫豈輕哉

李士文字在中號肖山正德丙子鄉薦授高明教諭本經義以訓諸生冷瓊清苦處若饒洽當道稱其學問行檢爲嶺南師範第一以父喪歸聚徒講學於九龍山之麓服闋補嘉魚教諭登嘉靖己丑進士除南京工科給事中會星變士文疏陳六事一曰接賢臣伏觀祖宗之御羣臣或於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四

東閣門或左順門與便殿自公卿以至科道等官皆得名至御前從容商確當時情得上達政無偏任其後盛典遂廢我皇上臨御以來時或舉行然名見者不過一二親信大臣平臺一宣已爲希幸其諸部院寺睽隔尚多或有建明僅形章奏然文不能以達情言不足以盡事伏望陛下於視朝經筵之外不時臨御諸門或召公卿翰林院科道等官乞賜威顏面咨政理其端方直諫者嘉之其獻諛迎合者斥之務使羣情旁通幽隱悉達庶幾元首股肱視爲一體而庶事可康矣二曰集廷議古先聖王用人行政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故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我國家稽古爲治凡推用大臣擬議大政必集廷臣其間直諫公平者固多然恐忌刻阿私者亦不能無人懷一心事執一見其始則各逞異說以行私其終則互相排擠以固位臣不和衷論不盡一甲可乙否夕改朝更事體安得而公國是何由而定哉乞勅在朝大臣務同寅協恭虛心體國凡有擬議必求至當之歸議不必出於己惟其是之從功不必出於身惟其事之益無阿比以爲同無疑忌以爲異陛下特賜採擇酌其中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聖

而用之則舉措得宜民受其福矣三曰恤民困臣謂當今之患最可慮者民困而已且以南京言之鋪戶之負累輒至破產里甲之繁差多至逃移數年以來民益凋耗根本之地如此推之天下皆可知也官吏之貪饕則指稱修理賑濟爲名而肆意科罰里役之徵派則指稱斛面秤頭爲由而多方掊克貧者日逃富者日匱愁怨日興轉徙相尋且如河間諸郡固京輔之地也延安一帶固近邊之地也饑寒困阨父子兄弟不相保惜其他可知也乞勅下戶工二部大臣務求安集之策凡額外之徵當悉查革不急之

役當悉停止無益之費當悉裁省冗食之徒當悉沙汰仍
行天下撫按衙門務嚴科罰之禁勿貸贓吏之誅則貪汙
有警而民困可蘇矣四曰弭盜賊臣謂邊患不特西北爲
然而東南諸藩亦有可慮者兩廣則獐獍爲患福建則海
寇出沒刦掠所至村落一空凶虐所加妻孥爲虜夫以一
方之民而使重困亦可痛也蓋兩廣之寇在於招撫之然
招之復殺則疑其心福建之寇在於捕緝之然捕之無方
祇助其虐乞勅巡撫方面官員務在設法預備用心防禦
招募民兵則嚴加訓練之法屯哨軍士則重覈賣放之罪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三

嚴烽堠以扼出入密屯堡以防策應明賞罰以倡勇敢造
戰具以時緝捕其於坐視民患與妄殺要功者則置以法
如此則盜賊可息而民可安矣五曰審人才人才不同故
其所任亦異若枉其才而用之不惟失人亦且廢事爲害
固非細也今吏部之用人多以名次之先後而分內外之
職且如知縣知州其責至重也進士年方二十以上者以
名次所在率授以是職雖其資識過人然閱歷未久遽以
民牧寄之恐未必無廢事也乞勅吏部凡進士入選不問
名之先後惟視才之所宜州縣之長必擇才識老成者爲

之年未及三十者或暫署京職以廣其識或使任府佐以觀其成其監生亦必詳加選擇如年力未衰才識可用者則授以知縣之職果有異能者則顯用之不必計其出身之資如此則庶職勸而治可興矣六曰端士習臣謂天下之人才在於豫教必其教之也有禮義廉恥之習則其用之也有名節忠義之效今教道久弛士習日壞文體之變則離折聖言詭詞曲說心術之失則不修行檢肆詐飾欺徒長浮誕之風益增奔競之習官邪日肆治效不臻職此之故也乞命禮部裁定文體務革險僻之習以還淳厚之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四

舊世道所係不爲無補乞命督學憲臣嚴加考校之法務窺其實行而不徒取其空言至教職尤必精選務在得人則教化可興士敦實行矣疏入上悉嘉納之官終浙江按察使士文歷官清介家居布衣蔬食徒步里中按閩使者白賁憫其貧欲以官地畀之不受

孫文錫字公爵嘉靖戊辰進士少悅王陽明之學默然識於心爲分宜相所得士未嘗以私謁朝士重之嘗奉使宣詔河南還遇冢宰許靈寶一揖自引去不復詳旣起居常語人曰吾生平所學惟義命二字初授御史按貴陽會安

仁梗命懼除煽燄麻陽賊俱起文錫請立川廣總制勅專討賊論安仁得罪之故非其本心乞輕貸逮治之安仁輸情願受稅糧賠償所踐民田稻麥牛畜銀二千兩入官貴境以寧尋按南直隸適長令以諸生故求去督學御史王恕速之行文錫曰縣官由學校去留非教弟子所以事大夫之禮切責還供事在京隸擊奸鋤強果於力行櫛垢爬癢民獲甦醒入掌京營道時有給事中以承平日久議去團營冗食奏乞挑選文錫以爲不宜遽革頃之軍中幾變賴善處得無譁其老成持重率類此官終大理寺丞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孫用字行可號台山領嘉靖丙午鄉薦以親老署教孝豐登癸丑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上疏言經國理民之策南北用兵之宜深切時務巡居庸關課武功明賞罰劾撫臣之薦舉不公斥守備之因緣請託邊境爲之肅清尋按雲南沐府陳夫人欲襲養子疏奪其謀土官婦鳳氏爭立構兵曲爲區畫以寢其變土酋阿堂等亂節鉞方面諸臣被誣逮獄俱奏釋之後以失歡中貴出守荊州繩範籜封肅政安民翕然稱循吏焉

吳文華字子彬號小江晚更號容所嘉靖丙辰進士當授

北曹以母老便養乞南得兵部適三殿工興內璫主進顏料牒具舟三百艘文華裁其半景藩之國道留都扈從橫虐他郎莫敢任大司馬屬文華綜理事事辦治無有譁者出督湖廣學事端模範絕請託所拔士多至公輔轉四川叅議定叛酋鳳繼祖晉廣西督學副使以粵俗樸開導爲詳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初旌治行異等者天下二十五人文華居第一拜璽書金幣之賜以副都御史巡撫粵西覈田賦均驛傳飭兵戎凡建置增設經畧皆可觀昭平賊黎福庄父子聚衆剽掠用計討平之卽其地立營堡二十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四六

一得田二萬六千餘畝分授新附及諸戎又柳州北三賊聚黨萬餘人慄悍善騎射莫敢誰何適河池有警文華選兵七千餘往剿旣得捷卽密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在北三今河池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爲備連破七十餘巢斬首四千八百級俘獲稱是是役也兵不及萬費不餘千不浹旬累世之巨寇以平擢戶部左侍郎以母老乞養疏言西山之日爲景易邁南陔之養在臣已晚今皇上以孝治天下風動臣民凡厥有生各適分願而臣猶隱忍不言忘親戀祿

亦何以爲子耶時相國張居正方奪情文華獨觸忌不顧時論趨之再起兵部右侍郎復巡撫廣西尋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定平樂叛兵討懷集流寇殲海上倭奴擒盜珠賊黨擣府江岑洞羅旁諸蠻先後斬首以萬計先是山海諸寇爲梗雖間取捷得不償失文華多方畧動輒合機宜往無不克他時粵有師興常苦餉文華從容籌畫沛若有餘經費之外積金十九萬歸之有司拜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叅贊機務南兵驕脆不任戰文華畢力振刷稍稍改觀疏陳六事練兵葺械選鋒修城重權嚴謹皆保障至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四

計會有言官何出光劾東廠司禮監太監張鯨及錦衣衛都督劉守有等有旨革守有鯨仍策勵供事吏科給事中李沂復抗辭執奏觸上怒文華論救并請治璫罪疏言皇上批諭內閣九卿雖云已有處分而所謂處分者則但聽其引疾乞休准令私宅調理而已夫私宅調理者所以處中貴人老疾之辭而非待罪人之體也張鯨罪至無將法所不宥皇上不過念其供事日久侍奉微勞故不免屈法以示寬未必予假以需用而遠邇物情傳聞驚詫意張鯨必多方以求復進蓄毒以求一逞且謂劉守有重臣也已

經斥逐邪尚智等餘黨也已擬死戍而元惡大憝之張鯨
乃寬假之優恤之不一而足臣等未測聖意之所在第書
曰從諫弗咈去邪勿疑又先賢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爲
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今皇上之待言路若此其待近
習又若此臣等不知於從諫去邪宮府一體之誼何如也
且三尺法者高皇帝所定以貽皇上者也九卿大臣皇上
所與共理天下者也法司皇上所用以正紀綱者也言路
皇上所用以發奸伏者也今以一張鯨而撓三尺之公法
以一張鯨而屈盈庭之公論切爲皇上惜之臣等職在疎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吳

逃見在後時特以備員部院誼切股肱上不忍累皇上之
聖德中不忍釀宗社之隱憂下不忍叢天下之指議乞大
奮乾綱將張鯨仍行盡法究問或謫發南京閒住遺下監
厥執事急選老成清慎之人代之明示中外不復收用其
李沂見奉廷杖生死未分倘蒙小減俾以微職效用邊徼
則陛下雷霆之威更爲解澤而日月之明無不離照矣疏
入不報遂引疾乞休章三上乃允未幾再起工部尚書懇
辭詔以原官致仕文華性介而和嚴而恕家居十載屏絕
干謁徜徉山水間澹如也精書法老而猶習所著詩文凡

若干卷卒年七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附葉向高陳情錄序云吳

先生爲左伯以廉能受褒旣存而紀之茲乃錄其陳情歸養時語也方先生開府粵西名爲計相上眷注方切而先生念太夫人春秋高力欲謝歸疏上見過請益堅乃遂未幾太夫人沒世咸羨先生純孝格於神明故君親之際終始無憾焉方先生疏歸時世且有避忌不敢言親而先生慷慨陳情前疏聞於朝至有忘親戀祿何以爲子之語中當時之所大諱縉紳大夫至於噤口吐舌而先生晏如也夫人臣事君小臣以言大臣以道言可以爭道可以風讀先生疏而熱中者汗下今尺牘具錄中卽賢公卿猶引而內愧風之被遠矣先生真大臣哉嗟乎李密陳情高情萬古然他無表見詩稱文武吉甫而孝友歸之張仲先生憲萬邦矣而純孝乃如此以被管絃光昭大雅周臣不專美矣彼以令伯之表而頌先生者猶渺之乎徵先生者也

王一岳字鎮甫載南其別號也母夢吞瑞石而生領嘉靖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四

戊午鄉薦授襄城教諭應聘分校北畿李廷機郭子章皆出其門餘悉成進士一時推其冰鑑遷上林宰民豎七碑以紀功德歷知萬州擢廣西思明府同知攝橫州篆剿賊入寨撫按交薦兩賜金幣初衡文北畿子章自以負才名出李下意殊不服一岳語之曰李生文有臺閣氣象故當不同也後李登癸未會元位鼎輔子章僅至藩伯始爲心折以未視父含哀毀而卒子章表其墓曰公死於孝云

陳第字季立別號一齋弱冠爲學宮弟子倜儻喜談兵嘉靖壬戌戚繼光征倭至連第與定平倭策繼光大異之督

府俞大猷聞其名名致幕下勸以武功自見曰子當爲名將非一書生也至京師上書言邊事大司馬譚綸亦奇其才力爲推引擢都司鎮撫古北口歷遊擊將軍屢立戰功慨然有長驅遠畧之志在薊鎮十年邊境帖然已而督府吳兌私人行賈塞下侵冒互市金錢第力持之兌恚將中以文法乃嘆曰吾投筆從戎頭鬚盡白思傾灑一腔熱血爲國家定封疆大計今不可爲矣吾仍爲書生老耳遂自投劾歸家居矻矻著述深探遐討多自成一言嘗謂易起於一畫包涵萬有古今諸家皆言卦不言圖是舍本而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尋末乃作伏羲圖贊一筆圓成不待奇耦離折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悉出自然又以詩本聲教宜可歌咏世之讀詩知文不知音何以被管絃奏郊廟故作毛詩古音考錢宗伯謙益謂其學通五經而尤長於易詩云嘗至金陵與焦太史竑離經析疑扣擊累年太史嘆服以爲弗如晚乃出遊五嶽及諸名山閩巡撫屢行薦辟不就將遊峨眉以疾不果卒年七十七第初與戚將軍抵掌相得又受俞譚之知思有所立旣不得爲名將卒爲名儒以終在鄉好獎後進閭里不平事一言而解同郡葉少傅向高董司空應

舉東筦林培之皆樂與爲友林以直諫謫死嶺南第奔哭

其喪廣人義之

自序五嶽遊草云余束髮好遊竊有五嶽之想嘗聞陳公甫垂沒以未至衡山爲歎

私心惜之然少繫庠序出無資斧弗能遊也壯任邊塞日惟籌畫戰守之思弗暇遊也年四十三罷薊門歸便道登泰山絕頂留連信宿私自念曰五嶽之遊自此始矣到家老母在堂日奉甘旨弗忍遊也母卒喪畢則又自念曰不讀書而漫遊可乎於是閉門郊外盡謝酌應日夜讀二戴禮毛詩尚書古今文以至春秋三傳周易義圖旁畧涉於子史凡十餘年則五十有七矣乃裹糧出門先遊兩粵登覽羅浮桂林諸名山凡三年歸又走東西浙躡天台石梁觀雁宕瀑布過會稽手摩神禹窆石遶出七里灘陟嚴子陵釣臺抵金陵與焦弱侯講習舊業於是浮大江而上陟齊雲九華匡廬諸處至黃鶴樓醉焉遂溯漢江歷襄陽飲於峴山習池間冒雪上武當山而回因渡彭蠡闕豫章滕王閣見長兄於饒江學舍復還金陵憇息忽忽十餘年則七十矣撫然自念曰五嶽未遍如衰老何七十有一途從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金陵取道汴梁登嵩山坐玩秦松漢柏七十二取道洛陽入潼關登太華終南遠望太白皆積雪如玉柱卓立七十三暫養病於雁宕之陽七十四渡淮而北出紫荆關歌咏恒山之上七十五南浮洞庭弔賈誼屈原於長沙汨羅遂登嶽麓觀神禹碑乃上衡山高卧祝融峯絕頂旬日還至淞口取道江右抵家一病幾死幸五嶽畢矣此所次遊之大都其餘洞天福地一邱一壑之勝與夫滄溟海島之觀不具論然西蜀峨眉滇南點蒼尚未及遊也嚴夫子有言州有九遊其八其庶幾乎茲七十六病少愈乃檢遊中所作自泰山而後衡山而前分爲七類名曰五嶽遊草諸所散失多矣夫詩自漢蘇李魏曹王而下蔓衍於六朝大熾於李唐之世雖體製不必同率少恬愉而多憤鬱何者事與時乖而情與景不相得也求其閒雅曠逸獨陶淵明一人余旣生逢明時而且早謝憂責故其遊也冲然澹然自落地以來心病身病皆化爲烏有矣由是而寄之詩事與時遷情隨景轉而我不與故不見其憂愁憤怨悲悽嘆息之聲雖不及淵明而與古之詩人頗異非異以詞異以志也非異以志異所以滌其志者也若其金石不諧興致短

淺余固自知之矣夫束髮好遊至於白首而足跡未遍寰區他日屬續之際尚不能無遺憾所以剗削是編欲使子孫讀之知余馬迹車轍之所至且知余之遊蓋取洗滌其志也豈徒孟浪云乎哉

孫一謙萬曆中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而散時又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其新繫囚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挈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按籍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爲洗濯補葺令完善輕繫之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乎皆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用汲聞其事以告郎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樵李陸光祖少司寇瑯琊王世貞皆加嘆賞欲爲之地而一謙已轉靈山吏目矣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獻臣亦作文慰勉一謙一謙竟歸未幾卒其後十餘年有

陳繼源萬曆中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兵部郎施壽明以廉貞稱之及遷溫州司獄窮老矣常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念欲有以益繼源令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舍守

曰此亦司獄職耳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於舍安得盡司
獄職乎蔣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餽粥依老僕以居董
應舉謂一謙繼源其行事有士大夫不及者繼源垂橐以
歸世固笑之然得齒於賢者廉吏何見不可爲也

附參議何湛之

序云洪惟我皇祖定鼎金陵環視山川朝拱而大勝形勢
雄據要津南達都城北通京邸東西上下控引諸省屹然
畿甸之保障也乃建邑設關命信臣督兵士守之凡舟車
之往來江防之阨塞悉屬撫制於今二百三十餘年矣邇
來任是職者不以爲易則以爲難易之者謂其秩爲易稱
而玩心生焉鮮不曠厥職矣難之者慨乎其志之難伸而
厭心生焉鮮不怠若事矣殊不知君子之仕不係乎秩之
崇卑惟存心於斯民焉爾苟心在於民雖一命之士亦足
以利物否則於高位乎何有閩陽陳君以大使之職來主
是關其心之存於民與否余固弗知顧其所屬之士皆余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三

莊村之氓也是日朔旦少長數十輩詣余山居叩閣而告
余曰某等大勝關兵也關據大江之衝舟車輻輳來去繁
劇往者疲於送迎困於征求衆咸苦之鮮有能遂其生者
自父母陳君下車以來弊者革廢者興所行者往往惠下
之政是以商賈不困而課稅充地方不擾而盜賊絕迎送
不費而民有餘力治國如其家事愛民如其赤子某自承
役以來未有見也今茲部臺榮獎行將陞擢有司福他民
矣衆雖繪圖志意曷能揚其休美而報其德耶環閣固請
必得余言以贈而申其私忱余聞之喜起而言曰噫嘻陳
君賢乎哉夫不以職之易稱而玩不以志之難伸而阻隨
其分盡其心素其位行其道令行而衆悅之事治而人安
之誠如是也雖古之良吏無以加茲吾縉紳之徒而咸若
此何國事之不治而黎庶之不安乎因次是
語授之俾書以爲陳君賀亦風乎在位者

吳承熙字汝緝號敬容萬曆中以任子授右督府都事遷
左府經歷奉命轉餉不踰期而至適軍中枵腹甚賴之太

宰孫丕揚稱其才擢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奸人王日乾以誣訐下獄當大辟承熙以事連宮禁未宜遽斃姑緩之內使毋進忠已擬死承熙直其枉出守思恩土夷好爭殺以禮教化之諸土司故事歲時饋守方物悉謝絕有藏金於筐篚以遺者却而還之諸夷大服相戒遵約束以催科不及格奪俸乃下教吏民曰太守撫字未能遘茲凶歲不欲重困赤子薄譴固甘之民感其誠咸相勸諭不旬日而賦足當道異之方謀疏薦以疾卒於官

國朝陳肇復字問心順治辛卯以恩貢授大昌令時大昌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爲逆闖餘孽所據以憲委攝大竹按籍均徭民德之改攝綿州築隄濬川勸課農桑民有陳公堰陳公壩之稱會吳三桂移鎮滇南士馬數十萬由犍爲當事檄肇復視其事犍民凋敝曲意爲拊循躬奔走供億事辦不以病民總制李國英會剿川東巨寇又復督運軍前肇復見糧儲露積非便力請建倉旣而淫雨并寇李來亨來攻卒不能害國英以是重之康熙三年大昌賊降欲編所擄男婦入降籍相配隸肇復持不可馳白督府得八百三十三家還爲民後竟以忤降賊故左遷池州經歷屬鳳陽諸邑饑民爲亂

巡撫徐國相令署蒙城具疾苦上請得賑貸緩征饑民大
悅亂旋止有為逆者詞連平民百餘人下其事於縣肇復
秘不發徐名諸被誣者示以檄皆驚仆肇復曰吾知爾枉
爾無逃逃則不能為爾辨矣遂力為申脫蒙人感泣為祠
以祀生平持已峻潔仕宦二十餘載敝衣蔬食恬如也年
八十卒

八十卒

附陳元鍾湘潭行敘云余至湘潭感時憂事徬徨
不已適有所見而遂言之如是詩云湘潭少婦白

如雪手攬秋衣浣江曲低頭照水不看人清波足下沈雙
玉湘潭壯婦狼如虎抱子當門露其乳呼雛呼豕呼不休
走立江干晉聲怒少婦遂巡無一言暗掩衫襟咽淚苦可
憐薄命嫁姑家飄風冷雨負春花風前執爨雨中汲甘旨
奉姑姑莫諱婦身卒瘁姑不諒亦思昔有居姑上又鳥言
序云承家大人教時以軍興督運往來江上詩云瘦兒瘦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五

兒兒父事鳳鳳鳳鳳寧得知鳳下有
大鳥小鳥咸聽之大鳥不出門小鳥
上下飛風亦飛雨亦飛羽毛憔悴心
不移兒父辛苦兒何為兒父不得飽
兒父不得棲兒見鳳鳳兒陳詞兒父
既瘦兒難肥泥滑滑宿雨初晴日未
出新衣畏泥不敢著立讓行人避車
轄我笑燕子共銜泥朝朝暮暮華堂
西泥滑口小用力癡心中苦楚誰得
知一旦窠成仍棄去我笑燕子徒爾為
行不得也罷罷大有人兮山之下手
挾桑弓面予射邱隅遙黃鳥山梁避
雌雉維石巉巉草茸茸兮予所憇啄
人黍食人梁人有機心那可忘元鍾
問心子也觀此詩當日之崎嶇仕路
可見矣

周懋勲字錫弓其會祖心蓮稱理學君子懋勲釋其先業
登丙子賢書庚辰成進士居鄉閉戶讀書不改儒素授廣
宗令廉潔自矢邑有例金立革而永禁之會大旱民饑籲
於大憲發常平倉以貸復於額外借穀至三千石為粥以

活貧餓民沾其惠在官三載多著勞績陞吏部主事未行
而卒敝篋蕭然士民爲之感泣

連江縣志

卷之七

先憲

五

文苑

唐王魯復字夢周大曆間獻詩得從事邕府魯復自高其才嘗謁皇甫湜久未獲見移書責之曰韓退之接賢樂善孳孳不倦公師其文安可不師其道乎自此當携酒弔退之墓不及門矣湜爲慙謝常草衣騎牛王涯李固言皆賞識之在京師聞臺省有疑獄白時相願往鞫焉其清狂如此

張瑩字昭文生鳳凰楮山中時邑未與科第瑩發憤力學期必自奮嘗咏一箭中鵠詩以示志著有月宮賦四靈賦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五七

詞皆高麗人爭傳誦應大順元年進士仕至禮部尚書

宋黃鰲祥符初嘉賢里人六歲能詩運思敏捷有設對者應對無不中的縣尉劉立之奇之聞於郡得詣闕就試遂應八年乙卯童子科

陳德一字長明號橫舟書隱舜申長子也少穎異貫通經史紹熙壬子侍宦巴東以詞賦魁湖北漕明年成進士試中教官魁分教京口及溫陵宗判皆以六經宗旨口授諸生負笈者雲集焉尋宰建德日梓所爲易傳發微以教人嘉定間爲清漳郡丞歷宜陽守皆以廉慈著聲民多德之

卒之日家無長物惟鏡成新舊梨棗數千相摺拄閣上而已

明趙恢字汝弘號文峯宣德癸丑廷試荅河圖洛書制策詞理特優以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宣宗賜御制詩逸入文淵閣讀書英宗朝擢侍讀充經筵講官恢以講筵久輟所可効納牖之忠者惟此一途其於忠邪治忽之關未嘗不反覆陳說上深器重焉景泰初奉命冊封南海神還朝晉右春坊庶子兼侍讀纂修國史以疾告歸卒於家孫學成化庚子鄉薦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五

孫文銓字公衡文錫從弟少同師學爲諸生負盛名時倭亂海上每思請纓以自效與同邑陳第雅相友善老不得志遂韜光匿采放跡山水之間吳文華嘗題寄云年來七十面如童海上看雲卧起同匣裏陰符知撇久祇今惟有白鷗通文銓長於詩當嘉隆時瑯琊歷下建旗樹鼓天下爲之傾動獨翹翹高尚不受牢籠所存海濱集二卷雅健

渾成卓然名家識者以爲正法眼藏云

按文銓郭婆山思母詩岐路尚餘縫

密線出門猶憶裂長裾側身天地將雙淚忍負機前教子書重陽前四日詩云白塔青山柰爾何秋風肺病老漁蓑山鑪吹火經年約石鼎烹醪九日過解落王孫非眊矐天荒再破未蹉跎斷惹遺子呱呱泣縱飲黃花不忍歌此蓋

猶事其寡母後詩爲落第後所感
咏其至性流露亦復藹然可挹

陳址字道從別號鷺江幼失怙恃從兄坦學於官舍嘉靖
庚子登鄉薦讀書雲居山中八年方出謁選得臨高令新
巖宮建塔橋以補臨高風氣文學大興臨俗多以婚姻寒
盟傷化特著正始編以示之自是無婚訟又裁冗役捐常
例以善政聞當道薦牘累上轉嘉定州知州適奉公赴郡
沒於瓊濤士民思之與胡澹菴並祀額曰二賢址好著述
尤工詩所遺春草集多佳句可誦如晚泊姑蘇云閶闔有
情還夜月虎邱無主尚秋花過梅嶺云樹影倒封陽谷日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五九

山光遙接洞庭天餘干舟中云兩岸暮烟橫野闊滿山秋
葉傍舟多過洪都云野接匡廬通地脈湖開彭蠡散江流
秋日鵝湖云歲月無情爭鳥疾風塵何意共雲浮皆近中
唐風調孫志遴亦有詩名

國朝陳志遴字成之址之孫也少爲諸生意氣巍岸多與
時違明季以才名徵不赴人或勸之荅曰仕非吾志也况
非其時乎及國變築室白鶴山中教授生徒旋以調遷徙
居西村家貧常至兩三日不得食歌咏自如慍戚不形言
色白沙何其偉者至交也每分米餉之所著詩文甚富多

棄不留曰安用此爲哉故少有存者歿後其偉極力搜索
得詩百餘首以授陳元鍾元鍾爲梓於金陵志遴爲詩雅
澹清遠五言如樓居云近始理幽事一樓幻有餘月當松
嶺缺雲補竹林疎對火刪詩草聞人讀道書偶然成記憶
新雨種芙蕖穀日云雲去山初麗渡頭新水生村醪邀穀
日社鼓疊春聲醉卧耕雲懶閒行杖竹輕應門須稚子垂
老怕逢迎七言如寓何梧子宅上書懷云積雨空林罷著
書夢魂銷鑠已無餘自然古道能相守所以貧交不易疎
野水兼雲流澗澤山禽先霧下階除明朝霽色寒江上欲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六

拏烟波任所如遊東山菴云古佛經年具典型一燈寒照
海門青樹羅石屋春巢雨水漲山田夜種星龕磬送聲歸
遠岫嶽雲留影掛孤亭身名未信僧誰是恰得松音兩日
聽又五言江行云樹掛村烟綠花黏水氣紅遊江寺云泉
添昨夜雨江颯去年秋登雲溪山云洞小生寒碧雲深結
素香七言大溪山居云遊盡山峯人未到悟來潭水月無
分山遊採茶云半根竹杖行香際一衲山雲拔帶間江上
夜坐云空江正在長天下明月居然碧水中摘句尤不勝
容賞然微元鍾而志遴幾不傳

陳元鍾字孕采一字孝受第之孫肇復子也天賦奇挺家世多藏書元鍾盡發而讀之因以詩古文詞自見

國初遊庠爲諸生已而從父宦遊遂棄去足跡所至多與其名士交楚中湯伊助莊雲生周學師饒會公蕭季昭僧指密江南潘稼堂汪舟次吳牛岡郎趙客李木如莊民悅皆倒屣相接所爲詩有前後川行金陵漫興諸集皆才氣全湧而尤長古風如送薛立軒冒雪督運云西山督戰催餉急憐君踏雪荒郊立蓬蒿滿地白模糊松柏幾時青出入天低野曠三全路攬轡徘徊去住溜馬鞭碎碎玉花落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全

狐祝穆穆鉛水濕堪憐三楚負精夫短衫敝袴雪中集皮膚凍皴行路難環向運官馬前泣自從喪亂三十年寇盜征徭死相襲天上聞闔聽罔聞雲間臺閣訴何及惟願雪消寇伏誅三軍散盡人家給時事曲上張大叅云有山何必有蜀山有水何必有蜀水入蜀山水恐行人中有英雄從此起

當今天子重風雲黃金不惜鑄將軍生逢明聖不用力高頭駿馬徒肉食兵機緩急各有爲破敵安敢不乘時試看三楚嗷嗷日調度還須得所宜大司馬廣寧李公頌云

巫山高與雲日同仄磴螺盤一鳥通天設阻阨塞蜀東豺
狼穩步行其中擇肥竊起嗥秋風 帝爲此方屢回首六
花圖出李衛公清野待敵不與戰沿邊固險伺其變縱兵
追擊奔雷電生獻猛虎黃金殿長鯨旣死鼉歸穴受降城
築楚山凸開雲破霧我公艱雙龍岡上凱音還諸將論功
皆賜酒功歸諸將公不有懷遠縣謠云陰風吹鬼竇琅琅
響四應窮簷兒女情夜中泣懸磬自言妾有夫饑餓委荒
磴長男乞爲奴長女乞爲媵妾是婦人身出門憂蹭蹬採
得護榆歸爲兒成餽飢護根帶雪香榆皮賽玉瑩雪香難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全

再生玉瑩難再剝際此遲遲春那堪塵釜餓昨日剝皮洋
殺客奪車乘今日鳴螺嶺珠玉走無脛爇火燎中原茹茅
塞路徑食祿職斯民皆視閭閻罄勿謂婦人淚庶女叫天
聽壁間枯柳枝屈曲成鞍鐙安得踏上天雨粟爲婦贈其
元氣鬱盤卓犖沈塞雖少陵無加讀書洞貫融釋每談論
古今必首尾該舉會山樓撰著不下數百卷嘗依五柳先
生例作埆園丈人傳自敘特詳同時何其偉陳元登黃士
舉皆文章老宿於元鍾相顧誦服以爲學識不可及云

元鍾

自作埆園丈人傳云溫麻城西化龍街北有丈人者有虞
氏後世孫胡公之苗裔也生平無他嗜慕獨好讀書嘗取

人所不恆讀者讀之然不甚善記憶過則格格如未嘗讀
間亦隨諸同學讀舉子業亦不甚摩厲謂為粗礫無所異
卒不能與世競精華心益厭怠之年方壯強從父宦遊歷
於荆舒巴蜀及吳越鄒魯燕齊之地悅其山川人物志意
曠遠遂盡棄其向所讀舉子業而仍讀人所不恆讀久之
乃歸而居隱於先世遺廬廬久頽敝外無垣內不能蔽大
風雨上有樓推窓四望皆山有舊藏書數千卷蠹篋中丈
人暇則登樓振蠹而讀聲琅琅聞樓外廬之尻有隙地廣
可畝許磽與塉相雜人視為寢邱丈人顧悅之曰地極肖
余舊以三千文日日治之磽去塉不得去頗成園堪種藝
丈人於是字園曰塉蓋紀實也人因是而稱塉園丈人云
丈人之園始則有蔬有瓜且有花有果有竹木井而條而
四方風至蝶鳥交遊今則草者蔓者棘刺者枝柱交錯並
出而與丈人爭厥土丈人老而無如之何日益無事惟取
前代騷賦詩古文詞讀之有感觸輒泣下潏潏間亦作詩
賦古文詞見志賦愈於詩詩愈於文文謹嚴如其人嘗念
凡名山水各有專志水莫大於海何可獨缺乃博集海外
國島山川人物風俗物產作環海志若干卷又以閩僻一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奎

方前賢佳詩文名不傳因編輯唐宋元明諸名哲著作若
千卷為吾國風思與中州人爭文字雄又春秋戰國時諸
侯王人士事多錯見難稽於是倣司馬氏義例作春秋戰
國史記若干卷以統攝羣雄歎寄一王之意蓋皆假浩衍
宏肆之章以壯其感憤悲激之懷也將束裝就柳水作訓
詁先生忽疽發項痛苦潰裂幾斃已幸得甦丈人曰祖父
傳書吾未有託吾為灌園書未就負秋浦友人信霍童高
蓋玉華吾家門戶山未遊倘即擠溝壑天下後世其誰能
知吾心者中書君吾與交父幸及吾存為吾傳中書君曰
諾傳成令其友守玄子潤色之而列於守主簿白無玷之
歲贊曰丈人塉其園無亦塉其心者耶不塉於心則不塉
於道矣未必其途塉於世也乃察其生平固始終一塉丈
人寧園乎哉按此先生覃精撰述篇帙之富畧得而見死
後無子妻王氏痛無可傳舉巾笥所有盡火之靈前灰旋
繞不散經兩晝夜其數十年腐毫嘔心以與此事終始者
亦盡付一炬至今簡章凋落僅得掇拾一二於煨燼之餘
深行
嘆也

陳元登字龍淮保安里人居濱海因自號漁村世爲儒者
父鶴鳴博學工文著華臺草行世元登少穎異淹貫經史
每能証以心得議論橫發老生爲折其角善詩歌古文詞
兼精書畫

國初隱居設教後進經其指授多成名士家貧以氣節自
持前後邑大夫聞其名造廬見之與促膝談文甚相得惟
一荅拜而已常與張利民薛鎔何其偉黃士舉爲方外交

有詩文數十卷利民鎔序之年七十餘卒於漁村

漁村文集多以

議論勝詩從容於大雅如籬圍木槿窺花暝檐障芭蕉受
月遲月落杜鵑峯外響春深笋蕨雨中抽山嵐枕簟雲生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畝

賦海雨池塘水帶鹹數竿修竹隔雙
屋一井寒泉分半溝人能傳誦之

陳潤字肅雨少負雋才弱冠試有司輒出曹輩上雅不欲
以制義名時勤著述應科舉不就貢於鄉益治儒書有四
書詩春秋河洛諸辨疑及雜著凡數十卷其大旨要於羽
翼傳疏學使者粵東楊鍾岳新安汪薇茗水沈涵中丞儀
封張伯行皆亟稱之

鄭霄字孟鄰康熙丙子舉於鄉少從陳元登學稱高第宏
才博識淡於榮利授定陶令居官剛介丁外艱旋里築耕
竹亭以詩酒自娛雍正初年舉孝廉方正辭不赴以吏部

起用復出補刑部主事任職未六十日遽乞身歸居鄉數
爲里黨興利學校橋梁多見其功著有詩文集行於世

連江縣志

卷之七

文苑

五

